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

每逢星期六發行

全年五十期
連郵費一圓五角
國外四圓
零售每份三分五
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出版

生活

第三卷第一期

民國十四年創始

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

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

電話 七一五三二

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內政部登記

小言論

經驗的表現

韜奮

經驗似乎是抽象的，不是一望可見的．但是我近來冷眼默察，獲得一種新發現，以為經驗在外的表現，可以說是『態度鎮靜』，『舉止安詳』，『言語從容』．如引用蘇東坡的話來描寫，也可以說『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；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』．

有某機關的領袖對我說他好幾次接見初出茅廬謀事的『大學畢業生』，往往覺得他們舉動倉皇，言語短激而甚至於發抖．有一次那位領袖故意迅速的問道：『你府上在那裏？』那位性急朋友趕緊答道：『我的府上在……！』

聽有經驗的人說話，條理分明，使人娓娓不倦；聽沒有經驗的人說話，常覺亂七八糟，不但講的人着急，就是聽的人也覺得性急，不願多聽！

經驗是積累而成的，到了相當的火候，總有相當的表現，矯作不易，勉強不來．不過肯留心涵養的，也很有效．

有人以為這樣說來，『老奸巨滑』豈不都是『經驗專家』嗎？我說你只要不存奸滑的心，不說奸滑的話，不做奸滑的事，經驗多而更形穩重，則有之，老奸巨滑決不至輪着你的身上來，儘管放心．

做領袖的真本領在那裏

心水

領袖不是擺架子的代名詞，也不是『封建勢力』的遺物，是有系統有稍大規模的事業上少不了的一個分子．所以無論機關的大小，總要有一個領袖．

本期要目

小言論
經驗的表現 韜奮
做領袖的真本領在那裏 心水
談談美國婚姻 鄒恩泳
鄉人稱快 潮聲
有趣味的紀事
槐緘秀女士自述 彭望芬女士節譯
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(三十七) 鄒恩潤譯
讀者信箱
帝國主義式的老前輩 儲懷行
話固然不錯 徐滋生

「衣之提挈，必在領袖。」所以用來「喩人之能提挈其下者」。這個「下」字，並不含有階級的觀念，是指做一種事業裏一小部分事務的人，合了許多小部分的事務，聚起來便構成那種事業的全部的事務，做領袖的人就在能夠「總其成」．換句話說，做領袖的人就在能有顧到全部的眼光，觀察全部的能力，監督全部的工夫，改進全部的計劃，解決全部困難的手腕：猶之乎提了一件衣服的領袖，全件衣服都整個的在望，都妥妥貼貼的，整整齊齊的；樣子好不好，有沒有要改良的地方；料子好不好，有沒有更改的地方；發見破綻，應如何改造或補造纔好看……

有某君是一位做銀行總裁的介弟，自費去美國學得工程師學位，但是實際的經驗，卻不見得怎樣高明．回國後居然被一個規模頗大的自來水公司請去擔任工程師，手下管得着的技士職工等等，倒很不少，在他的專業方面，總算是立於領袖的地位了．但是有許多工人的經驗，反比這位工程師好得多，等到他『像煞有介事』的出幾個命令，已被他們看穿了，於是都看他不起！你出你的命令，我做我的事情，不與你理會．結果那位堂而皇之的工程師，只做得一個孤零零的獨脚戲的工程師，實在覺得無趣，並且覺得難堪，只得辭職，不幹而去．

還有一位是國內某工業大學的畢業生，因為實際的工程事業做了不少，尤其因為他是從小的位置做起，對於機器方面，可謂『熟極而流』，經驗非常豐富．他的材幹為某鉅公所賞識，請他擔任某紗廠的工程師，所管的職工以千計．職工裏面有幾位撒爛污朋友，被他初接任時就開除了幾個．職工裏面有多人本以為他是徒掛學校出身的空招牌，那裏眞懂得機器的實際巧妙．所以有幾個特別奸滑的工人，欲求洩怨，於退工的時候私把機器裏面某個最重要的螺釘拆去，一面暗裏通知衆工人叫他們第二天早晨羣聚工廠門口，約好不即進廠，看那位工程師機器開得成開不成．那裏知道那位工程師對於機器，一看便看出毛病，一修便把他修好．所以第二天大衆聚在門口，已見煙囪裏的煙如常的湧出，機器的動聲如常的震耳，只得面面相覷，相率入廠，還以為大上那幾個奸滑朋友的老當！從此知道那位工程師的實在本領，翕然服從，沒有什麼話說！

以上兩位都是我的朋友，上面所

做財政部長時在辦公室裏的宋子文氏

彼的事實，就是他們本人看見我，也都自承的・

我還有一位朋友，現在擔任北京某著名報館的總經理，在他未接任以前，報館裏的編輯部和營業部的經理總是積不相能，後來那位營業部經理升爲總經理，更弄得幹不下去！這位朋友一接手，事事妥貼・何以故呢？因爲他曾做過總編輯，爲編輯同事所心折，又做過營業部經理，對於營業的訣竅，頭頭是道，沒有人敢欺他・所以他現在坐在那把領袖的交椅上，大穩而特穩，大勝任而特勝任！

可見做領袖的眞正本領，不在空架子，全在有眞實的令人心悅誠服的智能魄力眼光與手腕・這種種方面的養成，全靠從小做起的時候，處處用心，時時留意，不是一蹴可幾的・沒有這樣素養的人，就是立刻有人拿一把領袖的交椅給他坐上去，恐怕一交跌了下來，爬都爬不起！

談談美國婚姻

鄒恩泳

我國近來主張自由婚姻的很是不少；對於美國婚姻的情形頗爲注意・我現在將我所知道的寫下一二・美國的婚姻自然不是我們專制式的那種婚姻・他們男女必須相識，然後始可講到婚姻・男女相識的機會也至不一等・不過他們既然男女社交公開，這種機會自然是很多很多，不消說了・並且男女間相識的人起初也斷不是彼此祇有一個朋友，其實彼此的朋友都有好幾個・如果意思不在婚姻，固然都是朋友，倘若要講婚姻，這許多人裏面就大有選擇的餘地了・我常知道每個女子常將數個男子互相比較，看看誰的性情和他最相合宜，他的品格是否可以配得做滿意丈夫，他的本領是否能夠養家，以及其他種種都詳細要考慮，詳細觀察，然後才可想到終身大事這個念頭・同時男子對於女子也是要詳細考慮觀察的・在中國這種觀察何嘗沒有，不過多靠媒妁代理罷了；這種考慮也何嘗沒有，不過多賴父母代理罷了・但是這種長者和中間人的主觀是否可以完全代表雙方男女的意思，那我就不敢知道了！

反對自由婚姻的人說，青年男女年青沒有閱歷，對於婚姻以情感爲原動力，恐怕要貿貿然結婚，不能有好結果・但要知道美國的法律規定男女在未成年前，父母有管束他們的權，自然可禁止他們的無意識婚姻・難道男子過了二十歲，女子過了十八九歲對於人情世故都有些領略了，而於自己婚姻就會如何糊塗？我國如果提倡遲婚，提倡於男女在成年前父母有管束權，這也再好沒有・不過許多家長並不是在那裏禁止兒女無意識的定婚，乃是進一步，要替他們定起婚來！況且婚姻的考慮，並不必用着什麼經世大才，什麼半世閱歷，究竟不過一點常識罷了・二十餘歲是大學畢業生的年紀，難道他的常識一定不夠用嗎？

言歸正傳・譬如男女兩個彼此都很契合・如果他們有終身關係的意思

，彼此自然特別的親密．這個時代這女子就是男的『女子』Girl．我認識一個美國男友，他每星期必去看他的『女子』一次，如果隔了一星期沒去，他就悵然若有所失，她的情書也就像雪片的飛來了．他們這時期中的許多情境，我不能用筆來形容；不過可以說一句，這是他們精神上最高尚快樂的時代．

『女子』時期過後，如要成爲夫妻，要由男子『提婚』Propose．這個提婚必定由男子開口，女子決不肯發言．但是男子方面很怕開口提婚；有的臉皮薄，不知如何措辭；有的猶豫不決，還怕這一開口就要鑄成終身大錯；有的怕女子還沒有決定要嫁，或還有所待，這一開口，或要碰一個釘子！

如果女子同意，男子還要到女子家長方面要求一下．多數女子的家長老早已經會意，這時要求，大概不至發生什麽困難，不過總要家長首肯才算正式．男女定婚的標記是由男子將一個金戒指帶上女子的手指．女子的家長可發帖通知親朋．有的由家長請親朋至家茶會或餐會，報告女子婚事，常出乎親朋預料之外．

結婚的日期離定婚的日期甚近，多數不出幾個月，如在數年以後，很是罕見．結婚前須到政府機關領結婚證書，請牧師證婚．除特別富人家庭有鋪張外，平常結婚很簡單的，家長也要預先發帖報告親朋．請客宴會，也有奢儉分別，從儉的多．結婚後多往他地度蜜月，蜜月之後，多另立家庭和父母分居．

「一見傾心」Love at first sight 立刻結婚的，究是例外，不常遇見．也有因家長不許，私奔 Elopement 結婚的，這種也是例外，不是普通情形．

鄉人稱快

潮聲

吾鄉某君，孔武有力，且曾習內功，生平未嘗無故忤人，但好爲人打不平．某歲商會改選會長，同里有某氏子，秉某士豪之意旨，向各小商家強索選舉證，預備包辦選舉．某君鄰爲一小雜貨鋪，俗所謂夫妻店也．其日夫遠行，某氏子脅其婦索選舉證，婦人不知選舉證之爲何物，意必値金錢者，堅勿與．某氏子索之亟，不得已姑與之，而心不捨也，飲泣而已．某君聞之大怒，造某氏門，責其欺壓良懦，脅取人物，必欲索還，且須將所取者悉還於原主而後已．某氏子畏其力，不敢與較，竟隨其後，逐家奉璧，鄉人稱快．翌年教育會改選會長，某士豪又欲壟斷，喚壯男數十人圍教育會，聲勢洶洶，大有民國二年公民團圍國會，監視選舉袁世凱爲總統景象！其爲首者亦一壯士，正在指揮如意間，某君適過其門，見之又大怒，以手拍壯士之肩，而壯士急蹲伏地上，似如廁形狀，羣衆嘩，鼠竄而去，一場惡鬬，得以閉幕，教育界人又稱之，然某士豪則恨之刺骨，必欲得背以報，而苦無機．今年國民軍初定江南，各鄉打倒士豪之事，層見迭出

・吾鄉之另一土豪，竟被羣衆所槍斃，有司以其違法也，欲窮究其事，某土豪遂誣某君爲主使，某君乃避走滬上，問來過訪，談生平得意事，手舞足蹈，虎虎有神・余嘗讀稗官野乘，談技擊事，出神入化，以爲言者過甚其詞，今見某君，知所言未盡虛也・然凡善技擊拳術者往往不得善終，蓋徒有血氣之勇而無內心之修養，必易招禍・故如吾輩之手不能縛鷄，確是太弱，若徒知勝人而無涵養，亦未見其可也・

我們讀此還有一種覺悟，就是要仗義執言，發生實效，非有實力做後盾不可，個人如此，國家尤甚；你看我國對於外兵登陸，外國飛機飛翔，屢提抗議而絲毫無效，沒有實力做後盾，空話簡直是好像石投大海・

弟弟的病

天愛女士

可憐我的弟弟，因爲家境清貧的緣故，不能待高小學校畢業，就薦他到一爿米行裏去充當學徒・去年的初冬，已覺得冷了・我忙把弟弟的厚被洗好了，帶信給他拿薄被來，換厚被去・第二天的下午，果然他來了，我說行裏走來很遠，你就在家裏住一夜到明天去罷・弟弟回答我道，不！不！今天經理吩咐我一定要回去的，因爲今天到幾位買貨客人，要我去服侍他們的・母親燒香回來，代我說起一聲吧，說完就走了・我聽了弟弟的話，幾乎要淌出眼淚來了・心想學徒是學習商業的，並不是做茶房的，更不是做奴隸的・這樣地想着，不多一刻，母親回來了・問勤兒來過麼？我說已經去了・沒有幾天・弟弟忽然又回來了・但是容貌十分憔悴，走進來叫了我一聲姊姊，就向母親道：我已病了・經理先生叫我乘車回家的・：：終至生着一次大病・痊癒了弟弟同我講，原來那天弟弟帶去的棉被，經理見他很清潔，就借給客人去睡，弟弟反沒有什麼蓋，因此受了一夜涼，以致大病・唉！經理的威權・

何國醫生最多？

秋月

據醫學界畢溫 Dr. Arthur Dean Bevan 說，世界各國醫生最多的要算美國・在美國每十萬人有一百三十三個醫生・據他的調查，英國每十萬人有九十二個醫生；德國每十萬人只有五十一個醫生；法國每十萬人只有三十五個醫生・

我們中國號稱四萬萬人，如照美國的比例，應有五十三萬兩千個醫生！姑說每個醫校每年有一百畢業生，十年有一萬畢業生，那末姑以十年爲造就這許多醫學專門人材的準備時間，應有一百零六所醫科大學！

有趣味的紀事

鄭毓秀女士自述

鄭毓秀女士著
彭望芬女士譯

第一章　在廣東的祖宅

我是生於廣東的一個貴族式的家庭。家庭二字，在中國講起來，很是複雜，不像歐美各國專指一夫一婦而說的；往往包含百數十個小族，祇要在一姓之下，都可以叫做家庭。我的家庭當然也不能例外，話雖如此說，中國人却是世界上最重平民主義的，關於這一點，我以後還要詳加說明的；不過我們却也有許多成見，在歐美人看起來，要認為極可駭異的事，在中國却不算什麼。

例如在我祖父的時候，社會上一般人只重祖宗遺下的錢財。我曾祖是一個忠心國事的官吏，他以爲做官的人更不該想發財。我祖父在幼年時候，就受了這種訓育，可是他的習性却和他所受的訓育相反，他很能幹，很有發財的本領。不過他聚財的目的，是想重新建造香港。有一天他大膽把他的大志對他父親說，他父親非常動怒，斥他妄誕，不再資助他。從此他就獨自奮鬭，沒有得到他父親的幫助，幸而他生來就是一個理財家，并且還有天賦的才能，和毅力，足夠去担當種種事業，現在香港還有幾處全部的建設，起初還是由他經營的。他曾造過一所極寬大而又富麗的住宅，這所住宅，就是我生長的地方，至今還好好的存在着，外國人到廣東來的，都要去看看那所富麗堂皇的建築。

我們的家庭完全是中國式的大家庭，同居的除父母姊妹外，還有祖父母，伯伯叔叔，姑母堂兄弟姊妹等，算起來倒有六十多個人，此外還有四十多個僕役。講到我們那所住宅的內部情形，讀者假定你跟了我這枝筆走，你起先就可以看到一個大天井，四周圍着灰色的石牆。經這天井再往裏去，就有一所花園，園中種滿花卉樹木，四季放着芬芳的氣味。和暖的天氣，在廣東是四季長春的；時序的改變，不過更調花木的色澤和香味罷了。在廣東不知道什麼是冬天。

在這所花園的另一邊，有一幢房屋，到那裏去，先要經過好幾層石級。門前有一座木製雕刻的屏風，這座屏風，至少是百年以上的古木做成的，是我祖父從許多古木裏選擇出來的。吾家裏多名貴的物品，這不過算是其中的一種：不過祖父尤其歡喜這座屏風，那上面刻着許多中國的古詩，非常美觀。經這屏風往裏走，是一塊很大的牆門間，男僕們閒着的時候都駐守在這裏，往常我們從外面回來，都在此由男僕照料下轎。出外坐馬車，或是步行，不過是近幾年的事，在從前我們廣東地方是不常有的。牆門間的裏面另是個天井，這裏可又不同了；有假山石，石山洞，噴水泉，石橋，荷池，種種園景。池裏種滿荷花，每年夏天開着很悅目的花，放清香的氣息，到這裏來的人都感到有『世外桃源』的境象。傍着天井的另一邊，亦有石級可以登的，是一間大理石鋪的廳堂。這所富麗的廳堂，除了做喜慶的禮堂外，是不常用的。牆上都

刻着吾們祖先的功績事業。家裏的婦女們，非在喜慶盛會的時候，都不得到這個大廳裏去的。

我祖父在世的日子，他每年邀請兩次廣東窮苦的人們，到這所廳堂裏來大吃一頓，還很慷慨的送給他們衣服木柴等應用物件，使他們在生活的需要上，不感到缺乏：因此樂善好施，許多人請得皇上的親筆獎語，高高的揭着，無非要我們做子孫的知所効法罷了。廳堂的後面，是一條長廊，這廊把全宅很明晰的分為兩部，使族中的男女們分別住着。我兩個哥哥，飲食起居完全和我姊姊們隔離，只於每天一定的娛樂時間，他們纔和我們一起玩耍的。我在一家中是最幼的一個，當然不肯輕易離開我母親的左右。

鄭毓秀女士致本刊的信

本刊由劉湛恩鄒恩潤兩君代表，致書鄭毓秀女士，請准本刊譯登其名著 A Girl From China。承女士復書慨允，為本刊增光，無任感幸。茲將原書錄左：

湛恩
恩潤先生大鑒：頃奉 華翰，藉悉 貴社所辦生活週刊專以改進社會為宗旨，利國福民，良深欽佩。敝著 A Girl From China 一書，荷蒙不棄菲陋，擬由 貴社譯成中文，按期登入 貴刊，貢獻於社會，自當如命，請即照辦可也。專復即頌

公安。

鄭毓秀謹啓。十月十三日。

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（三十七）

鄒恩潤譯

在全家裏面，章卿既赴北京，能講英文的人只有我與我的長子，我極力學習中國語言，倒也還算順利，為我初料所不及。章卿臨走的時候，為我預備好一張單子，上面寫好許多日常用的中國話，在我自己呢，一天到晚聽見家人很快的談話，非常留心聽着，處處學習了解，耳朵也就練得很靈。所以不到多久，家中對我說的中國話，我差不多句句都懂。

我在晚間很靜的時候，常與婆婆作長談。我們大半談章卿的事情，談的時候，婆婆拿出許多關於章卿幼時的『古董』；有一件是章卿幼時穿的深紅色的絨馬褂，一頂小帽，一件是銀製的兒童玩具，一件是他少時初讀英文用的教科書。我對於這許多東西，都非常的歡喜，婆婆居然都能好好保存起來，想到這點，我愈愛婆婆，我尤其喜歡的是婆婆給我看的章卿小時的相片，這張照片連章卿自己都未曾存有，所以我從前還未見過。我和章卿所攝的照片，婆婆倒也覺得很有趣味。我示他章卿在大學時候參加學生戲劇的戲裝照

片，婆婆大爲發噱。我又把我自己各歲所攝的照片，我父母的照片，我祖父母的照片，給與他看，他說，那一個像那一個，一點也不錯。在這種夜裏，有的時候，我和婆婆同看章卿從北京寄來的雜誌；有的時候，我們談談外國的風俗，不久我就覺得和婆婆談天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，而且因有他的幫助，我居然也學會閱寫簡單的中國字；這是因爲婆婆的父親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，所以也給他女兒多少教育的機會，爲婆婆同輩女子裏面所不易享到的。

夜裏我和婆婆談天，談到鐘上指到十二點的時候，她便輕輕摩着我的手，對我說道：『你睡的時候到了。』我常要回答她說：『我先要把寄給章卿的信寫好了再睡。』她聽了常要搖搖她的手，對我說了：『時候太遲了，你一定要去睡。』但是關於這一點，我却很堅持的，往往要回她說：『母親，倘若我不把那封信寫好，我便睡不着！』她聽我這樣說，也就允許我。到了第二天，我便把我所寫的好幾張信給她看，因爲我和章卿來往的長信，婆婆聽了也覺得異常有趣的。我常把這些信的內容，盡我所知道的中國字很誠實譯給她聽，並常在我寫與章卿的信裏，把婆婆附筆的話加入。我當時也學用西文字母來寫中國話音，因爲我們家鄉土話利用西文注音方法，很有成績，很有標準可循。我常把怎樣利用外國字母來寫中文習語的方法，做給婆婆看，她也覺得很有趣味。章卿回我的信也常用這樣寫法，不過他和他母親的尋常通訊，仍用中文。婆婆常告訴她的朋友說：『兒媳輩彼此常寫長信，每次竟寫至十五張二十張之長。』說的時候，顯出一團高興的神氣。我這樣常常陪伴婆婆，覺得非常愉快，除了此事以外，我一點都未受着什麽拘束。我可以很自由的一個人出去走走，到城裏答訪朋友，或出外購買東西。

我自己生性事事要做得圓到，所以我每有出門的時候，未走以前，總先到婆婆的門口，對她說明爲什麽事出去一趟，要徵求她的同意。我實行這種形式上的小禮節，婆婆總是答應的，沒有一次反對我的請求。她慣於享受這種敬禮，我覺得我也樂得從她、用不着反對。我接到朋友的請帖，無論是西人，或是華人，我或受或謝，總依婆婆的訓示，因爲我很信任她對於人的好壞及社會的習俗，都富有經驗，一定不會錯的。

譯餘閒談

『出必告，反必面』，我覺得這種禮節，在二十一歲以內的子女，對於家長守着，未嘗非『家教』之一種；但是已經到『成人』的地位，簡直可以不必，而我國的自命有家教的大家族仍拘泥這種規矩於成年子女的還不少。我有好幾位朋友仍要吃這種苦頭。費時費事，毫無意識！

麥葛萊女士之愛章卿，連對於他幼時所留下的東西，都覺得可愛，這眞是可以稱爲『澈底的愛』。

幾乎闖大禍

梁忠源

『有益無損，不訪試試』，人當疾病危險之時，此種俚語，真是遺害無窮！我今以『身歷其境』的一件事為讀者告。

昨日我妻陸女士，忽患氣喘痰壅。晨起，呼吸間，頗覺不靈。至午加劇，中膳後，余請蔣醫士診治。謂『與胎有關，非送醫院不可，』余從其言，正『束裝待發』時，鄰戚等之年長者語我曰：『汝上午在校時，我等已約定法界三教堂法師來此行術，術到病除，靈驗異常。汝姑待之。』余不之聽，又一人攙言曰：『有益無損，不妨試試！』余亦以為然，乃允之。傍晚法師來矣，口咒手舞，『不知所云』，一再禳治，而於疾病卒無効果，拂然而去。然我妻之病，為彼所躭擱。氣更喘，痰更壅，危險萬分。於是予如夢初醒，知『有益無損』實是『有損無益』，『不妨試試』實是『躭誤時間』，急至婦孺醫院請何醫士，用救護車送去。時已午夜矣。醫生屢問『為何不早送來，以致危險至此？』余不能以實告，祇得以他語塞之。厥後注射藥水針，氣乃漸平，痰亦下降，漸脫危險，而告平安，然已飽受虛驚矣。吾願世人遇疾病時，勿為『有益無損，不妨試試。』之言所惑，致以至寶貴之生命，交與不學無術之所謂法師或巫士之手。

讀者信箱

△帝國主義式的老前輩！

儲慎行

主筆先生：貴刊的文字，內容，已經得到許多人的贊助了，我也不必再來恭維，現在有一問題，要求指教的，就是往往有所謂聚族而居的大村鎮，所有該地方的一切行政事業，差不多是完全操諸這一族的幾個老前輩先生之手，而他們的辦事，喜歡怎麽辦，就怎麽辦，任所欲為，絕不容有旁人置喙的餘地。所辦事辦得好，固自幸事，就是辦得不好，也祇好說好！憑你學問如何豐富，頭腦如何清楚，並有很充足的理由來駁倒他，但屈於長輩威勢之下，也不好說什麽。如果稍加批評，或婉言解釋，他們非但不聽，或儘老羞成怒，擺出老前輩的架子，開祠堂依規律來辦你，那還了得嗎？帝國主義式的族規，簡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！做小輩的，有苦也說不出，祇有忍受。

我們貴鎮上，就正同上面說的一樣，一條街上，烟舖有七處之多，抽頭放賭的茶店有九爿之多。這種怪現象，早已怨聲載道，但是這幾位執地方政事的老前輩先生們，却充耳不聞；在旁觀者看來，他們靠烟賭生活的，大有人在，這也難怪了呵！

請問聚族而居，做小輩的，用什麼方法來改良他？此請

撰安

儲愼行上，十六，十，十九．

「老奸巨滑」，當然不是空言所能制勝的．我以爲當聯絡同輩的同志，團結起來去從事改良，這樣有了團體做後盾，先就把那種「充耳不聞」的死耳朵要張開一些！至於個人方面，他們「開祠堂」「依族規」，至多把你趕出祠堂，將來不准你的神主送入祠堂罷了！堂堂男子漢，只要有自立的本領，何處去不得？祠堂不祠堂，神主不神主，怕他什麼？

（編者）

話固然不錯

徐滋生

主筆先生：生活的目標，一方面主張物質生活的滿足；一方面主張精神生活的愉快，誰都佩服極了．但就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兩相比較，我以爲精神生活尤其重要．物質生活僅能視爲補助精神生活的一種工具，求能保持肉體生存爲已足．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絕對自由．精神生活貴能對客觀的物質，或己身的肉體，宜告獨立，至少要不受其牽掣．儒家的明明德，佛家的修慧，其目的正是要做到超然物外的人生觀．倘使物質生活看重過精神生活，則人無安身立命之具，生活因亦無指歸，生理心理必至俱呈病態．就生理言，陽剛者必至發狂自殺；陰柔者必自萎靡不振．就心理言，陽剛者便悍然不顧，充分的恣求物質上的享受．然而慾望與物質的增加率相競升騰，雖有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仍不覺得快樂．陰柔者便日趨消極，成了一個競爭場上的落伍者，悽惶失望，更爲痛苦．所以我希望貴刊對於精神生活大加提倡，對於精神生活絕對自由的方法多多發表．俾人得着人生的眞諦，不致受累於物，不致使心爲形役．管見如此，不識先生以爲如何？乞正．

徐滋生謹上．十月二十一日．

徐先生的話固然不錯．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的精神，的確是我國有道君子的得力處．不過講到大多數的一般的平民，我卻覺得物質生活的改進，眞是刻不容緩的要圖．我們全國的人民，至少有百分之八十（大陸報曾有大略的統計）是如牛如馬的苦工，一天到晚，做極苦的工作，無一刻的休息，僅求『保持肉體生存』而猶有未足！這種『可憐蟲』決不能望他們做『顏子』，非先增進他們的物質生活，走出『牛馬』的範圍不可．（編者）

生活書店
代辦全國各種圖書雜誌
手續簡單寄遞迅速穩妥